



介亭外集卷之四

漢人書題而證大雷文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欽定四庫全書

國朝書目

天順影印

壬子之春予移寓西城爛麵和同正宅之右有墻一

方貌峻而俯隙小人習偷行者沿緣而進甚便也先

時宅是宅者匝月之間頻仍受其擾詭以伺焉狂以

趨焉其來也繁有徒其去也過有喜焉客因有爲子

慮而言者曰是宜戒以備哉已而居之彌月動息未

有聞歷時帖然經歲又帖然客復詫而謂予曰子之

介亭外集

卷之四

一

久而宅於是也何德以感若人而朝而無虞暮而罔

累歟予應之曰吾於彼何德之有毋亦彼適不暇過

我而已客既退予兀坐夜分飲薄醪而就寢徜徉入

于渺忽無垠之鄉有巍然巨人若舊相識者揖予言

曰智哉若人乎仁哉若人乎彼向之抵巇而來者耳

相傳以熟目相覷以明每往不虛實且快意而子處

於是未有可以屢其求者也彼之偵而察之亦久矣

窺人者動而造次謂之智焉惡乎可行悖者出之審

詳謂之不智焉惡乎可且是亦近於仁者之所爲也

子雖戒脩素嚴堂亦未有戈矛室亦未有劔戟也如其急不暇擇強而相鬪子能曉說以空言乎茲而宵旦不驚輿居自適其因知子而不貽戚於子也謂其仁於子也亦宜矣言訖洒然去子驚而寤旋輿而嘆也曰嗟乎頑蠢如彼詭譎如彼無廉耻如彼而猶智且仁如是彼其亦有道乎於是呼僕子熱火燃炬布紙而記之將以示前之慮子而詫子者是時益晨鐘四起振振不已也

介亭外集

卷之四

二

游而直之執以示前之慮子而詫子者是時益晨鐘四起振振不已也

且曰嗟乎頑蠢如彼詭譎如彼無廉耻如彼而猶智且仁如是彼其亦有道乎於是呼僕子熱火燃炬布紙而記之將以示前之慮子而詫子者是時益晨鐘四起振振不已也

且曰嗟乎頑蠢如彼詭譎如彼無廉耻如彼而猶智且仁如是彼其亦有道乎於是呼僕子熱火燃炬布紙而記之將以示前之慮子而詫子者是時益晨鐘四起振振不已也

且曰嗟乎頑蠢如彼詭譎如彼無廉耻如彼而猶智且仁如是彼其亦有道乎於是呼僕子熱火燃炬布紙而記之將以示前之慮子而詫子者是時益晨鐘四起振振不已也

或曰管子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其兼重者耶
吾應之曰然或曰於兼重之中擇其尤重者孰爲最
曰恥爲最是有說乎曰子不觀於憍憍自遂者乎其
於無禮無義不廉之事冒昧而率行也欲臚舉其情
狀之變以推其所終極雖智者不能詳已然君子憫
之而猶有望焉以爲此天質之薄也不然則汚染之
深也不然則父兄之訓迪不嚴而師友之講習不豫
也如其愧生於良心之見憤發於清夜之思仰而慙

介亭外集

卷之四

三

俯而悔相形而顏變有激而汗流曰人謙謹而我放
恣人正大而我侈滯人潔清而我汗濁我則非人我
實恥之是人也由以勃然翻然痛改前日之非力圖
後日之是無禮而禮無義而義不廉而廉庶幾猶有
一日之冀也而彼恥之旣喪者則一切不然矣方其
居閒處獨冥冥昏昏曾不思變吾身之何爲全吾名
之何在泊乎性成習慣渙忍於稠人廣衆之地恣不
受命以幸爲常亦小有才時能取濟於是綜越禮犯
義鄙賤不廉之事日恣睢而敢爲月變而殊形歲移

而異狀見怒而觀者曰我何彼憚聞叢而詈者曰彼
如我何狗苟自侮乎蠅營自蠱乎狼如虎乎其可以
伍乎竊如鼠乎其可以處乎嗚呼無恥之人若此吾
有憫焉而已矣求其反於禮義而自治以廉也已焉
哉無爲復有望也已問者於是鬱乎無辭惘焉若喪
紀吾言以遍告同人也

介亭外集

卷之四

四

歐陽文忠公集

如無魚其可望也日問者伏皇德乎無物則其可變

自問者而日矣求其又欲顯羞而自新以衆也子說

其平於賦風平其區以或平則無憚之人於此吾

其平於賦風平其區以或平則無憚之人於此吾

西吳林且益而難善曰好而難單問羞而露者曰郊

戒貪檄

官無內外大小皆榮也而不肖者居之遂以辱居官而辱罪可勝言哉顧致辱亦不一端而已較而論之唯貪爲尤甚且冒於貪者非其性固然也亦適不思焉耳矣彼其憫然而得志於時也未聞道而小有才又怙有假借之權以肆行苟妄而不顧其偷也如鼠其戾也如狼則既耗慮覃精日牽引賄利之交使之望門而投納雖公庭廣坐儼有矩方廉介泊焉無求者近與侶處於朝夕而當其昏冥驚悍亦且自忘形

介亭外集

卷之四

五

穢而弗慙也俄而腥聞四溢殃孽叢生以不愛惜之身博不須臾之禍瓦裂墮地未或苟完於時貨祗府辜榮誰滿垢華饒之席盡已銷亾此赦之謀焉攸憑特直令向之微諷顯議逆料其必敗者至是不駭而不憐且以大快仇怨者之心而後已焉官之辱人歟人之辱官歟百爾思之可爲稟稟矣然也亦懲不思

而

官

介亭外集

題漾田壁

庚申秋杪予至阿迷漾田憩於三元宮之東院院爲
州義館館師以事旋歸其徒聯席而居者凡四年
皆及冠葦葦肄業不務放遨案有梁昭明文選暨歷
代詩選諸書皆江南善本屬其各出所爲詩文閱之
間亦有聰穎可喜之語露見於行間然而次第淺深
雜而不貫示及聲韻倍聳之處舉眴目而茫然其故
何也夫後生小子英敏邁於恆流者豈少也哉進希
遠到性能然學亦能然至於得其性之所近臻於學

介亭外集

卷之四

六

之有成藉資淵源以時漸漬譬猶澤之麗而後滋乎
書於壁以俟館師之來覽而思焉庶信斯言之不謬
也

夫精微潛蓄於耳而本風其谷出而然其
昔文或學業艱業不辭然其來則與
以美論論而以事試其持繩而告其
其事炳於午至四後新田賦然三沃宮之東
題漾田壁

覆收繳小錢事宜議

甲寅福公復
總制滇黔

本年十一月初八日某在會城肅奉鈞諭以滇省錢法當亟圖所以轉移補救之策務將現在作何籌辦之法獨抒己見詳細敷陳使大錢到處流通小錢毫無攙雜而又不虧官項不擾閭閻斯爲盡善盡美等因下府伏惟滇南積習相沿小錢之流行寔廣久爲

諭旨里戶鋪販日用所必需及今爲收繳之策非給價無以優民非動款無由給價非改鑄亦無從歸款是三者相連而及相資而成措而行之次第瞭然而其宜

介亭外集

卷之四

最先定議者竊以爲莫要於改鑄改鑄之議與現奉停鑄之

諭旨原屬兩不相妨停鑄所以疏通制錢俾無壅滯而改鑄則在於得小錢之實用且使各處收繳價有自出款有所歸既不爲累於閭閻亦可無虧於官項此固事之不妨變通轉移無虞隔礙者也此議定由是而動款或請酌撥舊局所貯閒款所存相其遠近程途分別錢銀發給兼於糧鹽稅課等項准以各色小錢照收繳之價從優納輸均俟改鑄易銀還其額數仍

令奏報各例限不至逾違宜亦辦理裕如無慮竭蹶
至於給價秤收乃格外惠民之舉價之低昂不一莫
如視小錢之質體爲等差其分量本輕而又銅低鉛
多向來每銀一兩換至六七千文者則改鑄時折耗
必多自應概按錢筋給之價值其分量較重而又銅
多鉛少向來每銀一兩或換二千餘文及三千文以
上者則宜平允籌算如改鑄尙不至大耗必且從寬
酌給庶小民以不致過損資本彌復樂於從事淨繳
無難再私鑄奸徒聞川省嚴辦以來當已斂跡但滇
南銅廠甚夥例有商銅惟責成廠員明立規條嚴截
透漏亦拔本塞源之一法也緣奉飭行謹臚陳蒔葑
馳稟慈鑒伏候採擇行之幸甚某謹議

請裁革臨安六行議

竊照市廛交易設立牙行貿遷有無評定價值貨來有貯存之所貨出得關說之人賬項既藉以催收競爭亦資其排解其間或有勾結朋充把持高下以及拖欠客本指留客貨諸弊端均經明立科條嚴切飭禁凡所以便商民而通財貨者誠屬法良意美至備而極周也查臨安城市自康熙五十七年設有棉花板榔青靛蘆茶雜糧魚艸香油楮皮等六行承領土中下牙帖六張額納課銀由府徵解遇有牙僧老病

介亭外集

卷之四

九

事故另募補充詳請咨部呈繳舊帖換給新帖此歷來辦理章程行之已久者也惟是臨安地居邊境外來經商有限成本亦復甚微較之民殷財阜百貨騰踊之區情形迥異所有前項貨物隨時到郡多係肩挑步擔之徒各自負持沿街覓售現錢易貨賒欠者稀價不需牙行品評賬不由牙行催取六行牙僧除探伺貨物入市抽收行用不使分毫透漏外惟有終日安坐餘事絕不相關是設行已屬有名無實其中更有漁利奸僧明知納課無多輒藉牙帖爲名苛收

重取並招集惰遊之輩分途要截任意留難竟至每
雜糧一石詐收行用三升每香油一挑需索行錢數
十其餘棉花檳榔蘆茶青靛等行率皆如此是臨安
六行之設不惟無裨於課並亦有病於商某遍加確
查深悉積弊未敢因循瞻顧匿不以聞卽詢之郡城
紳耆亦僉稱盡革六行斯於輿情爲順復思行帖係
由憲臺詳咨戶部給執爲憑額課所關具有定制或
未便據情詳免有煩咨以徵費於民難免閱時自
題第年納課項籌辦尙不爲難應請憲恩飭將六行原

帖盡行追繳牙僧名目概爲革除其有應納課銀仍
令府衙門措項捐解永以爲例於成額無所關礙自
屬可行並請發給告示遍曉通衢使來臨安營貿之
人咸知六行已革均得自行赴市交易脫然往來不
致復爲舊僧所愚橫被攔阻截留私收滋累如此剔
除弊竇在商販所攜成本既少一分抽銷卽多一分
滋潤遐方貨物聞風歸市價值亦因之益平屢肆所
需彌增充裕革一牙僧數善畢備亦且公私兩得並
無阻格之虞用敢縷叙情形謬陳管見是否有當伏

候憲鑒核示祇遵某謹議

介亭外集

卷之四

十一



刻憲鑒核示祇遵某謹議

介亭外集卷之五

之林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洪若愚傳

懷寧獨秀山之北麓洪君若愚里稱介士不妄交人

者也其生也與予同歲日月差後居址距一里而近

幼相習長相善老而相思綿密稱其情無世俗氣向

於宅右山谷之間編茅爲別墅日下簾觀書冥若不

知有人暇則蒔花種竹聽泉漱石挹其清幽之致以

自娛所過逢如予等輩吐露肝膈連日夜不厭及有

介亭外集

卷之五

一

不可意者望其來則杜門以絕雖猝不及避亦且權

詞而麾之知好者見其然間以風采過峻規焉君曰

吾豈逃匿巖壑偃蹇自好不樂與人聞問者哉顧竊

忿近赤而赤近黑而黑濡染浸淫其狀百變吾不意

而率有與暱大懼污我以漸後將灑濯之不能也盍

先斷而守吾素其介也如此以此能自先行檢亦以

此見憚於時人茲行年六十有九矣予反里一再見

之杯酒從容高誼不減於疇昔臨別牽子袂而言曰

聞君服官南中不忘畏我友朋之意吾心敬者久然

君子爭晚節敢以送君焉其益其言直諫又足警予已
嗚呼山澤中豈少偉人哉於是約略爲之傳使交友
者有以擇而從云

介亭外集

卷之五

二

昔言以野而然云

劍山山嶽中豈少偉人哉其長餘

昔予身劍山嶽中豈少偉人哉其長餘

先生姓陳氏名某字某自幼以孝謹聞於鄉里及弱冠父某兄某遊志四方先生隻影家居日則經營門戶夜則誦習詩書四子五經皆母夫人某口授章句條其大義先生聽受問難觸緒釐然已而出就外傳不數年父若兄相繼謝世是時家道中微兄子竹塘先生未及冠嫂氏某宵旦紡績節縮佐讀致爲勤劬而母夫人春秋已高先生進愉薦欲慰安志意懇懇惻惻極恆情之所難姻族之家往來覲聽者咸稱先

生竭力奉養由於性生而益羨嘆母夫人耄耋之年怡然忘老也生平好恬靜或鎮日默坐體貌嚴凝及接人則和氣藹容盎流眉宇見人有善稱之不容口遇有談人過者輒正色訶之齋頭常自銘忍讓二字號曰安愚日用醅酢之事繁雜多端渾渾不見其涯際而名義大節斷如也族有以棄宗致訟者幾不獲理先生慨然起曰吾行年八十矣未嘗登縣令之堂匪直畏之蓋亦恥之顧余陳氏義門也此子孤而弱不幸搆滅宗之難屈抑久不伸斯於族誼關係甚大

吾不爲理誰更爲之理者於是乃一躡訟庭得直族
大駭服亦卒翕然以和歲時念三世遺骸未及安藏
而兄子竹塘先生通籍以後仕宦於外者垂三十年
先生獨自任勞瘁潛心地理以次營葬咸獲所歸時
遠邇感誦以爲難有嘆息泣下者先生曰吾爲子孫
分宜如是而已爲文清麗灑脫詩品恬醇遊上庠終
不得志教人務以先正爲法程經陶鎔成就者多當
世知名士江蘇莊大中丞嚴明君子也廉得先生行
實額以品重儒林爲七十壽先生益惶懼不自寧日

介亭外集

卷之五

四

常閉戶寂居怡情文墨每檢及先人手澤輒歔欷涕
泣不忍釋其嗣君輩往往竊而藏之更以他書進享
年九十以乾隆壬辰正月之某日卒於家卒時無疾
沐浴整衣冠危坐而逝厥配何孺人明御史諱早之
曾孫女貢生某之孫女也秉性醇和事親孝敬佐先
生內政能安貧自適將順其姑鄰有王節婦者家窶
而廢其兄公逼使再嫁跟踉號救姑甚憐之爲斥止
其事而節婦三子俱幼弱無恃以守孺人善承姑意
每節省鹽米及衣服贍餘者振所不逮後節婦倚以

無虞既歿且割地葬焉男三人女二人孫三人曾孫
女三人濬源年未壯得交於先生季子松塘時至其
家藉接言論風采爲甚渥今先生棄人間事久矣低
徊往復尙畀然想見其爲人因敬爲之傳俾勒之家
牒以示後嗣人云

介亭外集

卷之五

五

歐陽文忠公嘗言其爲人因以爲之辭於其
以爲其言頗深矣其甚哉今夫主棄人間事久矣
世三人皆親乎未始得交於先生季子松塘時
其言頗深矣其甚哉今夫主棄人間事久矣
世三人皆親乎未始得交於先生季子松塘時

翁姓洪氏諱某字某一字莖亭某翁之次子也自幼以孝行稱於族戚就外傳讀書曉大義諸傳授章句同學生所未通解者翁獨了晰其說熟而復之塾師未有以難也及長倜儻有大志不屑屑以時流委瑣鄙猥之見局踣其心胸家世由潛山遷懷寧以來號稱饒裕翁所在趨仁如鶩嗜義若飴族自親屬之有服者懇乎其調之嫻自母妻之黨以下惻乎其恤之雖至賤傭嬴役貧佃疲夫罔不由體其私慨之德惠

外若市廛井里之窮而丐助者無慮姓名曾否耳熟亦皆慨然推與使無虛橐而歸也平日與所知遊渾渾不露圭角而灑瀝肝膈絕無機心詐計不可明示朋儕者一時坦白樂易之士咸油油與偕悫幽懷和備通其悃欵德配楊太夫人賢內助也毓自名門夙嫻內則迨歸翁以後事尊嫜惟敬借妯娌惟和勤儉慈柔齊嚴往籍遐邇聽觀者稱翁入室得良佐內德實茂而益嘆翁刑家之應較如也中年緣試屢見躋循例入成均懷抱才能鬱澤無所效教迪二子俾之

成立仕隱進退並有聲名於時乾隆庚子之歲以次
子志鉅官恭遇

覃恩馳贈翁爲修職郎浙江處州府經歷楊太夫人爲孺
人是時計翁之下世十有五年矣嗣君州司馬鑿
與子交最深昔予爲諸生時授徒其家重以婚媾於
翁潛德遺燬知之詳也因綜核其概敬爲敘述俾鐫
之家牒傳焉

介亭外集

卷之五

七

之家牒傳焉

餘論翁最燬狀之精也因錄其狀以爲

並于交遊終其

人最相情餘

其

于志鉅官恭遇

歿立

涵齋懷寧庠生姓趙氏諱有容字振翰考提秀濬源從舅父祖嶽麓先生濬源外叔祖向所從受學者也涵齋爲先生冢孫齒未及亂穎異英秀超邁羣流先生珍若掌珠謂能傳其家學而光顯之也朝夕課以四書五經泛及歷代子史並各大家之文罔不誦習曉通無虛日力初應童子試邑侯陳君側儀器愛之甚亟許爲異時玉堂中人延見邑內老師宿儒輒指而稱曰趙氏有子如斯奚患門閭不大也無何豐其

文而嗇其遇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歲科試屢居高第乃至循次食餼上庠不可得丙子試卷有司擊節稱嘆已入前茅其卒見遺也以三場不至故已卯庚辰闈中俱決爲文壇雄將輒又以得之甚遲挾摛其後場微疵歸於擯落四五年間三戰三北於時同輩咸爲惋惜而涵齋志不少墮愈益淬厲其鋒往而弗懼自茲伉仉摩壘三十餘年拔鰲弧而復顛者亦且至於再四而今不幸蹶足終矣涵齋之爲人也渾厚溫懿意念深而謙謙自下和神清節矜式同人以貧授

徒於邑之廣郵楊氏沐其教以有成者甚衆其爲文
始則恣肆汪洋風泉湧發繼乃漱滌渣滓進求雅醇
而益厚之以根源道之以魄力晚兼怡情題咏每有
所作酷學李供奉杜工部兩家以謂取法乎上祇得
其中溫李以下弗善也方予與其學時相得最深相
切磨者亦甚力每值吮毫揮紙各據已見各不襲蹈
一言而時月孜孜莫不共以所長互攻所短麗澤滋
益如涵齋者殆無幾求此予悲良友之不遇於時而
益自悲不復數遇良友也卒年五十有九子一道通

介亭外集

卷之五

謹厚克世其家其生平著作若干卷將諫之同學者
爲之彙次以傳以慰涵齋未遂之志而茲猶未逮矣

埃異日云

論曰好修之家必壽其後謂自昔然哉曩吾素亭省
齋兩叔父咸受學於嶽麓先生之門旣而濬源偕四
兄筠圃亦復比肩負璫薰盛德之光爲甚厚顧先生
不諧於時以諸生老吾黨悼惜焉而品與學符克繩
祖武若涵齋又且同歷屯遭卒窮以死冥冥者意竟
何如耶或曰遲其報者閔以大涵齋其猶有埃也然

爭否乎孰爲叩彼蒼而問之

外家兄弟...

...

...

...

後漢齊三人而生者...

五人者...

...

...

介亭外集

卷之五

十



...

行山趙君吾外家兄弟行也曩予受學於外叔祖嶽麓先生其時其視席而心相許志相競以文行相磨切者凡五人先生之冢孫涵齋姪孫典五與吾四兄筠圃皆同歲而生行山爲典五之嫡堂弟與予同歲後涵齋三人而生者一年念昔風雨晨暮綢繆與偕五人者時甫弱冠迨壯強而後予以宦迹淹遲警歎吾容未能會合然而緘書走候情誼固不殷殷也已而涵齋謝世予不忍其行實之較然者湮鬱而無辭

以紀嘗爲之傳以章之今行山亦不幸歿矣愴感同情惡能暗無記述使斯人不卒有聞也乃略識其概歸其後嗣藏焉行山懷寧庠生諱一清字景雲先系暨生娶卒葬若子女詳譜牒其寓號行山也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義以自勵其志嘗謂予曰人生不盡百年而蹶躅自居淪於汗下若浸潦之瀾漫四溢靡有隄防所繇虛歷歲時速歸闔沒也吾其不波逐流水而翹企高山乎是時予聞其言爲之心折及今遐憶行山之生平然後益信其德與才兼足以表見

於時者不爲無自行山篤行君子人也方垂髫之歲
父念茲翁督教之甚嚴母王孺人育以恩而不爲煦
嫗行山敬體其志禋躬以振揚前緒績學以崇起家
聲懇懇勤勤臚歡階砌思弱弟燦雲爲父母之所愛
憐也起居飲食曲盡攜持旣歿撫恤孤姪竭其誠常
如弟在孝友之節昭昭也其可謂無慙德耳已加又
有過人才焉自治家之條要處衆之軌範以逮族戚
紛難鄉鄰鬥爭之瑣屑千縷萬緒剖決了然事權其
平人滿其意子閱人多矣求其體用皆備者什未可
所居下其被於人者不閱爾

介亭外集

卷之五

十一

以一二數若吾行山則信乎有體而復有用也獨惜
論曰行山家世儉勤貲產不稱充裕顧順時而會逢
其適豐亨亦得之自然無足異也世人見自行山之
身基業倍增於舊輒謂其幹理恢張軼於儕流有如
是是蓋淺之乎視行山者吾於行山爲叙次其大者
傳之行山而有知毋亦心首並肯以是爲知己之言

乎

懷寧西鄉有篤行之士劉君者諱岡梧字攀榮別號嘯竹自其曾大父大父父翁三世咸有隱德嘯竹幼卽嚴重厚於所性方母氏程太孺人之卒也尙在髫齡輒能自致其情哀戚之聲容感行路及事後母余太孺人承顏養志不異於所生與其仲弟效哲季弟山相旦晚怡怡歷數十寒暑居遊未嘗不相得緩急未嘗不相關同祖之兄若澤遠澤衆亦摯愛均等嘗染時疾甚憊嘯竹爲之輸橐覓醫躬調藥餌經旬未能脫然愈直若沈痛之在身其惠孚族嫻義事不可以枚舉雖家業素非豐厚有借貸而力不能歸者概出其原券還之無少靳惜生平勤於學殖務崇本實爲文不屑作時流塗附之言以此不得志於有司屢試屢逢顛躓迨年屆八十始比肩後進爲學官弟子員明歲應嘉慶辛酉科鄉試

欽賜舉人應乙丑科會試

欽賜翰林院檢討

聖天子尙年之典誠遠邁前古哉亦唯嘯竹德與壽符有

以返

天庥而承

寵遇也享年八十有九元配陳孺人暨繼配汪孺人胡孺

人後先稱良助嗣君一波在川濟川學海中柱俱克

振其家孫十曾孫三亦復英英秀起發聞於時賢俊

大同之必有後也信矣夫

贊曰古之取士者必求之於鄉是故鄉有善人朝廷

之所嘉尚也而況親密若朋鄰見見聞聞卽烏有不

景仰而稱歎者乎予家獨秀山之北麓距嘯竹之室

介亭外集

卷之五

十四

廬不五里其敦行不怠之大較常傾心焉茲嘯竹破

矣論者因其荷

榮錫於

大同之世徒競詡其壽而不推原壽之所繇來豈謂知嘯

竹者哉

黃玉峯家傳

太學生黃君諱大璋字佩紳一字玉峯吾鄉之善士也方其承大父暨父翁之基緒備歷勞瘁而漸增之非若席豐履厚之家擁貲饒裕不難唯其所欲用佐惠德之孚也而嗜仁而勇於從義舉其囊橐之所有內以資族屬外以漑朋鄰勤勤數十年之間未嘗有疑難之容見德之色蓋力行善事類若得之性生焉居平自悼無同父之親而其祖之弟三人若佩先佩玉佩玖皆貧窶不能以自存必隨時籌其日需之瑣

介亭外集

卷之五

十五

細旦晚不相見輒使人探其蹤跡通其空匱以爲常其貿易而乏資本者殫竭心力爲之謀並借之協志經商每賺有贏餘卽推以與之不少靳族母劉孺人窮而孀居日呼其孤子仗助之俾苦節有賴以自堅表姪何鳴御娶妻掣肘爲給青錢七十餘貫完其媼至今稠衆聚談藉藉指爲盛德事里有行誼而文者如張君春山清元顓俊何君文斗及同宗黃君厚堂號稱一時之魁傑風晨雨夕傾心與之交歡會靡不盡其誠贈投靡不從其腆而其擇師以教諸子

也命之受學吾族叔晴峯先生禮貌之隆歷十數寒
暄如一日乾隆乙巳邑中大祲孔亟矣積有穀米數
百石不吝出之以振救鄉鄰計所全活者甚衆長嗣
孟烈治辦家政著賢聲次嗣晉名列官士之班季嗣
鑑冰爲邑博士弟子員學殖日有進諸孫亦林立蔚
如人以爲厚德之報云

論曰古之爲士者進不得行其志則退而爲善於其
家用以達之宗親周於里黨凡孝友睦婣任卹之行
斌斌乎可以風焉人醇良而俗長厚斯其概也後世

介亭外集

卷之五

六

澆訛漸起岩處懋姸節而澤流鄉邑者亦希矣茲也
雅懷施濟卓有可傳之懿跡如玉峯方之古善士之
所爲何以異哉吾故叙而紀之庶幾斯世覽觀以爲
楷

澆訛漸起岩處懋姸節而澤流鄉邑者亦希矣茲也

雅懷施濟卓有可傳之懿跡如玉峯方之古善士之

所爲何以異哉吾故叙而紀之庶幾斯世覽觀以爲

楷

澆訛漸起岩處懋姸節而澤流鄉邑者亦希矣茲也

潘君敬齋家傳

君諱傳元字玉相別號敬齋姓潘氏世爲懷寧馬山人性醇懿而自治甚嚴舉止必依於禮法幼時失怙事孀母晨夕備得其歡心處伯叔父及弟晁之間敬與和俱門內無尤厲嵩陵之過出與族戚朋鄰相酬應行義不疚於臨財諸有因釁競爭者調解務權其平人人釋其憾以去自念承先世詩書之緒宜有以振起而光之暑簟寒氈吟誦之聲未嘗輟其客於京師也一時英俊傾心與之交及屢試京兆無所合而

介亭外集

卷之五

七

歸館余舍者數年旦晚課諸孫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大節俗流所矜口卷舌不與學徒講說者獨拳拳焉勉之切而語之詳爲教之善如敬齋真以學師而兼人師者乎無何解館甫踰月而敬齋忽已歿矣予不忍斯人賫志而迄無聞也因撮其行實之概爲之傳

論曰敬齋樹純明之品而學殖邃深方其進取於時有司鑒賞而錄收之蓋亦屢矣顧卒遭困阨曾不得發聞騰躍展布其生平年未五旬而遂以死嗚呼遇

台之緣窮於命文章之報齊於天孰謂命可專以理
推而天可概以人測耶其亦不勝悵悵也夫

介亭外集

卷之五

十六

游而天可概以人測耶其亦不勝悵悵也夫

台之緣窮於命文章之報齊於天孰謂命可專以理

介亭外集卷之六

皖江江濬源岷兩著

包啟堂哀辭

啟堂諱承祚浙江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吏部主事保送直隸州選授

外史

福建龍巖五十五年春因快役誣良爲盜私拷致斃叅革發新疆贖罪到伊犁配所踰月

卒

已矣乎啟堂既爲僂人以歿矣謂其無以致之耶則

文網之驟罹者其奚以解也謂其有以致之耶則傳

固有之作凶事爲凶人宜其不爲天所助而啟堂之

爲善凡百士大夫皆前信其惟日不足者也屯困坎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一

蹇一至於斯理有不可斷數有不可知命歟時歟有

盡然爲啟堂悲而已矣方啟堂作牧閩之龍巖也茲

任之初卽值臺灣之寇軍需劬午精力殫焉嗣乃以

本州快役緝獲盜犯欲株連讐人於其內教之誣扳

到案乍訊時偶未辨察而釋也暫取初供仍交管押

於是快役私拷致斃遽得甘心而啟堂不免矣及擬

發新疆由部定配亦已年逾六十余時饒唱旅舍憂

其形容衰憊亟勸其攜一子以自隨而啟堂愀然不

能爲懷也曰垂朽之骨聽其所之而已一人問遣之

不足而父子同遭奚爲乎言之嗚咽淚血交觀分手
歔歔鬱湮上道抵配甫踰月而伊犁之凶問又怛然
來矣啟堂前由辛卯舉人成戊戌進士與余同年又
同門也已又同官吏部聽其言溫以和也觀其行嚴
以飭也其性仁於羣其才智於事主銓選者八載端
方清慎符其生平而龍巖治聲在人去益歎慕雅稱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啟堂或庶幾焉胡爲逢遣怒陷
罪罟卒至流離以死耶嗚呼古誰無死而啟堂之死
也爲慘以萬里遠惡之地一身單隻羈竄戚窮生無
嘗藥之人歿鮮附棺之具靈輻牲酒闕略弗供徒令
浮槎荒原悸魂絕域善不明其報官不幸其終行路
觀之咸爲隕涕而沉於疇昔素心之交哉余是以獨
舉其可哀者辭而列之以紓吾痛且並告之同人與
之聚而哭焉辭曰

緊誰擠之使然兮何遭遘之艱難咤禍械之突觸兮
紛蒼茫而無端路黯陰兮荒遠身軫轆兮子單局蹐
不容於中土兮彼犁庭之焉寬隕亾蹙速而不意兮
委肌骨以浮攢吾無權以救子兮縈晨暮其違安將

冥醉以招西方之魂兮空躑躅而遐觀嘻吁慄乎爲
子慟焉而已兮雲關幽阻灑余淚之沈瀾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三

予聞風而日兮雲關幽阻灑余淚之沈瀾
冥醉以招西方之魂兮空躑躅而遐觀嘻吁慄乎爲

亾友羅葦塘名鴻飛字丹儀浙之餘姚人也。有行誼能文章弱冠爲邑諸生屢試於鄉不得志與廣南太守翁君鳳西誼屬。兩姬之親同學而相得。輕數千里來客於滇乙卯之冬子訪課師之有文行者咨及鳳西鳳西以葦塘應迨招至臨安署齋甫屆五旬而葦塘倏攫疾歿矣嗚呼子與葦塘同所夕之日淺其生平行事之詳未盡悉也。願良友窮於客以死有不能已於痛者聊紀述聽觀之大略塞吾悲以告神魂葦

塘有知倘亦藉以無恨也。歟葦塘容觀軒翥音吐雅馴不屑屑爲甘美之言浮佻之狀求悅當世以爲容子初晤於省垣挹其風采淵懿洞豁邁於時流竊恨車笠之盟無緣而早締及其應聘而來也子以公餘之頃飲食之與其笑言之與借惻歎漸深坦無嫌忌話及食貧守約歷常更變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會吉凶有無佚愉悲戚茹茶餐薺之細微每每露膾瀝肝傾腎腸而吐之俄而歡盈眉眦俄而淚注顙頤往復低徊情殷而語蹙此非敦厚人倫懋勉於士君

子之行者耶然後知葦塘根器深醇自處有素而向
之求葦塘於外者未足以見葦塘之真也葦塘之疾
始於三月十一日以二十九日卒於書屋時年四十
有三疾之既劇也語言朗徹神貌安閒惟臨絕獻歎
潛然以家有老親爲念閭署之人嘆息泣下雖賤隸
走卒莫不愴懷而予幼子稚孫受學未逾兩月顧瞻
慘傷惘惘如有所失檢閱其硯墨衫履與其所爲時
藝詩章恍惚之間已爲陳迹輒至心腔鬱塞喉咽不
能言嗚呼葦塘之可哀也甚矣予悲亾友無與爲喪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五

殮衣殯棺不敢欺飾又於其志行之概不忍湮沒而
無傳也發櫬東返有日矣乃約舉所及見知者爲之
辭以歸之辭曰

鳳不振翼兮翱翔驥不躓足兮騰驤苟永年而自適
兮雖踣伏其奚傷何先生操行之耿亮兮而衣食奔
走之遑遑魍魎迎之罔惡兮窮奇矚焉獾狷寧卜行
兮荷來豪士之錘迺徵夢兮炊輟達人之梁已矣命
之屯否兮疇爲周章繫舜江之澣兮實維梓桑魂兮
魂兮歸去徜徉兮庶拱揖乎梅市蘭峯散仙之侶兮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南豐譚公墓誌銘

吏部左侍郎南豐譚公以嘉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薨於位甲子秋仲公之五嗣君蘭楣先生由儀部

郎視學滇中一日怛然謂濬源曰先大人數歷中外

餘四十年所在著較然之跡筮以某年月日葬南豐

某山之原宜得文而不黜者爲辭藏諸幽是用列狀

以請濬源既辭不獲命乃謹考次其狀撮其大者誌

於墓且爲之銘公諱尙忠字因夏號古愚姓譚氏代

有傳序宋時自楚湘遷居南豐元至正間十二世祖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七

諱萬二兄弟三人日登樓望城內外炊煙有不舉者

輒迹而周之時稱三譚長者明永樂朝十五世支祖

諱青官工科給諫以清白崇祀名宦鄉賢遞傳至公

曾祖諱持由國子生考授州司馬妣趙氏祖諱易績

學能文未壯歿妣符氏苦節獲

旌考諱際聖鄉黨稱孝妣朱氏繼妣胡氏符氏咸有閭德

曾祖考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弟昷四人公於序居長次尙恕次尙基又次尙慙自

皇清幼偕事贈大夫暨太夫人盡其歡而誠若與諸弟隱

顯殊途終其身體父母之喪喪之迄無微隙公之官京師也自乾隆辛未成進士分隸戶部纔數月清釐宿弊井井有條嗣轉臺省出爲興泉永觀察蹶而起入官刑部者三年讞獄公平不以才見再出觀察高廉陞河南廉訪使微服求民隱平反商城永城登封鄧州郊縣汝寧諸疑獄民以不寃感且泣東粵洋匪肆梟不時橫肆公移節再至在任三月剪除強暴拊循善良居民爲之夜不閉戶及丁父憂去童禿哭送者自公解至於河干道不容趾服除補甘肅如前官

旋陟晉藩下車初奏免晉富民充商採辦洋銅之苛政郵戶如出茶火戶祝到今旣擢開府調安徽未踰歲以呈誤降臬福建福建俗故刁悍公以生物爲心求其生而不得往往垂涕泣治之升滇藩之日士民趨送虹山橋者數千人中有老嫗攜壯男子懷橘實登舟劈以奉公者則侯官張氏母子感公矜釋其罪以閩俗奉父母之儀敬之也雲南先藩後撫九年之間鹽法銅政經理秩如肅營伍嚴邊防裨益治要者甚鉅爲民罷行疚利崇任慈惠之長綏輯之其不肖

者必立置彈章毋貽閭閻害滇人爲繪像太華山以配鄂尹兩文端公祀焉所至自處嚴正義利之介斬然管寶泉局時一無所染及錄入世慧而

上以別案查局知公之清興泉永任內洋規之案牽累及

公公幾殆賴

上原之以有刑曹之

命蒞甘肅挺挺在官比監糧之獄典而名益大顯每遇遷

擢謝絕僚屬饋遺由閩陟藩雲南至轡衣服而後行

酬酢友朋不能爲具十金費晚晉卿貳同官景仰風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九

采羣重其操

上召見外大吏暨內部臣詢及公名屢見

嘉獎曰是正人可信任者其自開府於外以迄入爲侍郎

寵賚優蕃異數至不可枚舉有以也夫元配湯夫人系出

同邑望族孝慈儉勤動合禮法隨任興泉永道聞朱

夫人賢敦請聘爲側室視猶女弟而家以大宜時人

爲之歌穆木朱夫人福建閩縣人也慧而有志知大

義兼通書史少時日者相之曰爲貴室貳必榮其嗣

方居側室二年公以洋規之案倉猝被逮舊媼有動

以危詞者毅然引義命折之語詳東菴戶田租簿序
中洎進爲正室勤理家政鉅細必親事有涉於財分
者必裁損已子不與前夫人之子將讓蔭前夫人之
子見尤卓然至教子以嚴則一如前夫人守大夫之
彝訓諄諄以進學敦品爲勗君子於是嘆達賢者有
後而內德之茂又合而有助如此宜其族之大祚之
長也公歷官蚤遇

覃恩嘉慶元年

誥授樂祿大夫兩夫人皆一品夫人公卒之年七十有四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十

湯夫人六十有八朱夫人四十有九皆祔公墓葬焉

子七人光祿國學生蚤卒光禴直隸成安令光祿二

品

恩蔭生皆湯夫人出光祥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見

以儀制司郎中督學雲南光祐監生六官暨太官三

歲殤皆朱夫人出女三湯夫人出者二朱夫人出者

一俱適名族孫男幾人曾孫男幾人其振聲庠序相

次登進者方磊磊未艾也銘曰

偉乎譚公

昌期是逢文章發問曹署奮庸游歷大位夙夜靖共爲民

懋德爲

國懋功神明扶與祐集厥躬有穀貽後其緒延洪亦惟
女士壺儀肅離以翼厥子以蔚厥宗於公名績海內
嚮風在史氏記宜從同同茲鏤梗概藏之幽宮奕世
仰止視此窆封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十一

神五賦地安佳
濟風去史九
女子壺儀肅離以翼厥子以蔚厥宗於公名績海內
嚮風在史氏記宜從同同茲鏤梗概藏之幽宮奕世
仰止視此窆封

皇清勅授文林郎虹縣李明府墓誌銘

吾友李君澍將葬其父翁曉菴先生於鍾祥東山之原狀列行實屬予爲銘藏諸墓予惟先生仁孝人也曷可謬以不文謝接先生系出隴西元季始祖洎自江西吉水遷楚北潛江再遷荆門終有明之世爲詩禮聞家代有宦績入

國朝大父思恒補博士弟子員授明經父蓮爲明經公季子析居鍾祥康熙壬午舉於鄉官南昌令著能聲南昌公之子四先生於序爲叔其幼也借兄兆鎮兆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三

錦及弟兆鈺出侍南昌公講席入依母氏龔太夫人之側怡怡色笑未嘗一日離伯仲之間相師友砥礪行誼切劘文章亦未嘗一日懈後昆弟四人次第登賢書其季首解額復捷禮闈改翰林院檢討郢中士大夫僉羨一門雍睦聯翩而顯名於時者莫李氏弟梟若也已而居南昌公憂服除任安徽虹縣令六年之間三厯水荒兩經蝸患癸酉災尤甚上憲

奏發帑金數十萬賑之先生查勘撫恤靡有濫遺其時小大之吏絡繹往還周章繁費有勸派之里下者先

生愀然作色謂民困若是雖多方拯救尙恐難周猶復虐及灾黎奚啻刦奪卒不聽大學士劉文正公巡閱入境察其實政嘉之曰保惠子愛無如李君賢制軍尹文端公擬題宿州牧以丁太夫人憂不果去任之日虹人士攀轅號泣蓋如嬰孩之失慈父母云服再除再簡河工旋委任奉賢代辦郡事聽斷不避豪勢境內肅然南滙濱海區也洋匪不時憑倚爲害調先生往蒞其任下車之始聞賊魁黎俊者桀驁異常乃選能事壯役得二十人漏夜躬率偵緝適值遭風

洋艘被劫正急刻時冒險嚴捕獲劇盜五而黎俊卽在其中由是分別置之法餘匪匿跡寧帖無事者三年海行之人尸祝焉未幾以失察里吏議上憲共商保留先生倦而思息竟歸故園無復有用世之志時論惜之厥配陸孺人有賢德養事撫育之道纖悉周詳方先生未仕時家饒於貲多孺人勤儉經理之所致及昆季每有急務先生不靳出質生產應其匱無孺人必欣然贊襄唯恐後其隨任於虹也邑民董某母寡身孤聘婚未娶妻家憎其貧以女別字婚期在

旦晚先生廉得其情，迅拘謀娶者，及女父嚴加懲治。孺人因請招女進署，親理粧奩資以衣飾，使老嫗伴至公堂成婚姻。禮鼓吹導送於其家，觀者填溢街衢。咸稱先生爲神君，而頌孺人好善不容口。先生諱兆鏞，字東序，一字曉庵。乾隆戊午副貢，辛酉舉人，歷任虹縣奉賢南漚知縣。

勅授文林郎，妻封孺人。先生少而穎慧，長精易理，爲同學所推尊。南昌公嘗評其文雅健醇，懿當享大年，以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二月十六日卒於家。距生於康熙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十四

四十一年甲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壽八十有八子一。融，陸孺人出，候選縣丞女。八，陸孺人出者一側室戴孺人出者七，四適名族，餘皆殤。孫男一，長齡，幼未聘。孫女七，已嫁者五，七姑八姑俱幼，未字。融之得子也。晚頭角崢嶸，英姿秀發，異日繩祖武而光顯之，必也。

銘曰

隴西之系，翼翼綿綿，蕃於江右。郢中載遷，家絳，儒顯。

世以宦延，先生繼起，光大其傳。學惇孝弟，官懋仁賢。仕止於令，迺憩林泉。大澤淳畜，迄未暢宣。厚積而發。

必沛於川善人有後理固宜然用銘斯石竣之歲年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十五

必沛於川善人有後理固宜然用銘斯石竣之歲年

石屏羅孝廉墓誌銘

嘉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吾友石屏孝廉羅君南畝卒其季弟徵君琴山攜伯兄五臺君所次行狀詣予郡齋屬爲之辭誌其墓謂予與南畝道誼相許宜無虛溢辭也予重思而嘆曰性醇篤而行直方有體有用如吾南畝者朋好中實鮮其儔吾不爲南畝銘老成楷模其孰求而取焉按系南畝姓羅氏名會恩字際叔先世籍隸江西廬陵前明中葉祖諱繼客遊滇中家於石屏五傳皆績學不顯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六

國朝大父諱鳳彩始由雍正癸卯進士登仕版累官至宗人府丞父諱元琦以乾隆戊午舉人任隴西明府南畝爲隴西第三子領戊子鄉薦與其兄五臺令慶恩黔陽令湛恩暨弟江川教諭蔭恩徵君歲貢生觀恩振揚文學之傳於南中稱最事父母以善養遭隴西之艱備極誠信服闋部選安寧學博以母孫太孺人病且衰奉檄而悲辭不就後居太孺人憂一如隴西盡哀盡禮終其喪昆弟行止異跡出則情思惓惓居則笑語怡怡已酉琴山病劇方迷宵旦藥餌必躬

調口哺兼旬不勸而病以霍然居恒刮磨豪習不務嬉遨往還族姻知好間成人之美如不及遇有過差雖年分尊且長者未嘗不面爲規切其言初或憚不入聽迨退而思之卒未嘗不感寤以改曰際叔愛我也三上春官與鄉先達周立崖廷尉錢南園侍御師事友處砥礪文行無虛日旣以不得志歸里下簾觀書冥若不知外事至於指陳地方利弊侃侃而談中其窳要州之海口關農田甚鉅歲資疏濬常獨毅然任之嘉慶己未地震火尸噉噉懇當事開廠賑粥身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七

理寶秀二十餘竈勞瘁備至民不苦饑君子於是知南畝德不曜其才又足見用於時也卒年六十有一醜廖孺人庚午舉人原任廣西州學正廖君文豪女先卒生子一廷均娶戴氏庠生雲鳳君女相繼卒女一適己酉舉人許君邦寅妾孫氏昆明人生一子一女俱殤以伯兄次孫士范士芳嗣士范聘乙卯舉人王君際泰女士芳聘辛卯舉人江西龍泉縣知縣陳君履信女南畝生平富牙籤勤考課闡述先德蒼錄古今格言成帙以示來茲輯法帖數十種臨卒一

一分給子姓著有過庭彞訓南畝文集詩集藏於家
以某年月日葬州之某原銘曰

維滇著望系分廬陵五世潛德委社宗承隴西繼之
孚惠頌稱貽穀壽後君用嗣興篤於所性不學而能
其行踴躍其骨稜稜爾淑爾慝諄復勸懲罷行疚利
指畫肩承德出名上才莫與矜執戢其翼而不膏騰
我來响町諏謀頻仍匡我拂我言服我膺吁今已矣
疇爲良朋銘君之兆來許是徵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十八

此來... 出各土... 其... 卒... 其... 我... 我...

任母楊太恭人墓誌銘

石屏任君澍南之生母楊太恭人年八十有四以嘉慶七年三月二日卒於里居之內寢是時任君業緣事被劾羈迹西陲其子慶芝啣伯父之命以狀來請曰葬有日矣乞爲銘詞藏諸兆子維曩昔與任君同官吏部者六年晨夕往來屢設家世旣與聞太恭人內德之過人及來守臨安數見石屏人士聽所稱說又益信如太恭人比者當於古賢婦賢母中求之也茲子曷可以不銘太恭人姓楊氏歲貢生選宜良縣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十九

訓導諱誥其父也贈朝議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諱遂生其夫也太恭人於父母家嫻女訓於夫家執婦道孝養舅姑有禮法從贈大夫紡績佐讀能敬而勤迨贈大夫旣歿歲時進諸子而教之曰汝始祖彬公自前明景泰間官於石屏家焉政績在州志俎豆崇名宦祠中數百年來未有繼之者維汝祖若父毓德劬躬貽穀於汝兄弟汝兄弟其尙勵志樹立無怠克家任氏有子矣厥後次子澍南出乾隆甲午舉人成丁未進士奉職銓曹太恭人行且年逾七十而萬里

之書時至必曰汝惟專一圖報之旨軍功甚難公失
國恩用光先人之緒予志甚樂慎毋以予爲念率請歸里
單恩耗壯歲而重我憂也其諳大義而不牽於私有如此
聞者嘆焉乙卯之春福建奏請道府十數人

上簡京察言等記名者發之往任君以文選郎中與其數
旣至委署福寧府事福寧濱海而民頑號稱難治太
恭入展閱家言瞿然曰吾兒素剛是地非所宜處若
之何未幾理篆數月果以獄案登白簡發遣新疆於
時聞者又嘆太恭人以慮患之深不幸言而中然遠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三

居內壺明料外事有若身歷而目覩之者雖士大夫
才稱練達亦曷以加哉子四長澍東郡庠生次澍南
履歷詳誌中出嗣伯父松蹕次澍時附貢生出嗣叔
父萊山次澍字廩貢生候選訓導孫五女孫六曾孫
及女曾孫皆三太恭人之封也以澍南官吏部郎中
茶遇

單恩其葬也以是年某月某日耐於石屏鴨子溝贈大夫

之兆次銘曰

雅稱女士亦曰君子維士君子之行壺帷是競從夫

爲賢婦從子爲賢母門振振隆起

諸煌煌褒美既宅幽宮有墳其崇我銘以彰之俾鐫於石
以藏之言必信而可守庶懿德之不朽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五



以藏之言必信而可守庶懿德之不朽

諸煌煌褒美既宅幽宮有墳其崇我銘以彰之俾鐫於石

爲賢婦從子爲賢母門振振隆起

翁名士奇字棟梁先籍隸江南六合後遷廣東番禺累世皆隱蹟不顯至翁大父秉德再遷廣西宣化經營立室家子均相娶季氏實始生翁翁方髫齡父母相繼歿育於大父年未及冠隨大父赴滇之臨安索宿道於所親未獲大父旋即回粵留翁臨安未幾得大父凶聞迄不能歸遂依建水南門內居焉羅翁天富者建水武舉後爲岳州守備號有人倫之鑒者也一日器翁之概量退而嘆曰較然樹立如李某而有

不能庇其室家者乎於是以長孫女歸之翁生平言動有禮法躬習勤而厚於眾居家小大之務必嚴整出遇窮窘之朋交輒忘其身之在貧爲之黽勉求之要於慊其志而後已自維家世清白數經播遷之後基緒中微及身又蚤失怙恃艱瘁謀生不暇習儒者業時月與羅孺人追念及之未嘗不怒焉以爲恨顧兒輩在側則益悲愉交集勗之競自騰躍崇起先聲而羅孺人心惻翁言亦復善體翁意篝燈紡織機杼勤勞雖翁經商於外爲時常多孺人教督諸子勉令

成人旦晚拳拳與翁在家無以異旣而長子天福從
田總戎征苗黔楚卒於軍不辱其志次子天祿亦才
克承家其季天壽登嘉慶辛酉拔萃科以

朝考一等第一名得七品京官隸工部虞衡司行走蓋
翁教家之效於茲蔚乎有光矣方天壽之赴京師也
羅孺人已先逝翁亦老而就衰至是天壽以懸隔庭
幃幾萬里日夕悽然乃陳乞部臣

奏改教職以翼近霑祿養少展私忱比得請南歸而翁
尋謝世則其命也夫翁之卒也以嘉慶八年正月十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三

一日享年八十羅孺人以三年九月初十日先卒享
年六十有三子三人具前女一適馬某孫男俱業儒
天壽與子有文字之交居父憂時館於郡齋日者列
狀以請曰生父母在厝卜以某年月日合葬建水某
山之原敢乞爲之銘予攷其行符銘法因撮而誌之

銘曰

士孰有志而不竟成方鬱茶蓼否猶未傾比及奮起
獨力孤撐家肅懿渠里騰仁聲子之翼也發其令名
紹聞光序傳誦公卿存不徒老受而亦榮有崇斯兆

世其永貞

介亭外集

卷之六

雷

大梁龍母周孺人墓誌銘

西昌歲進士元圃先生之賢配曰周孺人其邑國學生諱永需長女也幼而溫惠淑慎由性成承父母歡昕夕惟謹子歸後敬養尊嫜一以所事父母者事之而尊嫜愛猶已女不異也佐元圃先生理內政相對如賓先生每讀書夜分朗朗紡車之聲間雜吟聲以不劬及圭堂太先生司鐸貴溪孺人從姑劉太孺人之任所於時食指浩繁中饋日用零雜之事部署井井不以累其姑而季叔華林公之始孩也始尤愛憐之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善

甚輒躬爲乳哺撫之育之以至於成人始常有疾晨宵必私禱於神乞以身代己酉之歲元圃先生病方劇顛請哀且虔並發愿刊布勸善經文而病隨以愈居常荆釵布服樸素自如茶茹飯餐依於澹泊有勸以少從華腴者遽悚然謝曰儉質吾所安也至於族姻貧窶之家來以不能自存告則務捐奩貴以與之鄰人之孤寒無依者或廉得其狀必爲典質釵釧佈施棉衣懇懇孜孜振貸之唯力子四長敦倫太學生次叙倫乾隆己酉科舉人次振倫候選庫大使又次

皇清馳贈孺人叔母陳太孺人墓誌銘

江其陳太孺人省齋叔父繼配也方乾隆辛未前叔母汪太孺人卒呱呱子遺生纔三月餘日者東奇七弟也能食能言瞽瞍不任梳櫛者小姑細姑兩妹也於時祖母趙太恭人七旬開四以幼孫兒女生且成之艱也恒惻然憂之及太孺人來歸劬勞撫視服食寒溫之必察喜愉悲戚之相關唯務得其所安而後已雖嗣是八弟澐九弟左差肩繞膝抑亦彼此瑕釁最易萌起時乎而太孺人所以搆持而庇覆之者周詳委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七

備誼同摯而恩同親觀者不辨孰爲前母之所生孰爲後母之所出而太恭人喜動顏色時與宗親話及輒曰自吾門有陳氏婦之爲母也而慈愛友恭迺益著旣而小姑孺歸爲理裝奩細姑嬰疾爲調醫藥七弟甫逾三十不幸不年則又移向之所以撫其子者撫其孫蓋恩誼終始不替者矣厥後八弟九弟相次爲學官弟子員八弟復効力三月餘日普東寄小故也

武英殿館銓部叙其勞選授廣西六塘司巡檢尋調白土

皇朝太孺人又以是時邀詒人墓誌銘

單恩之寵光慰及泉壤茲不謂榮幸有自來也與以乾隆
乙巳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內寢享年六十有六初葬
縣之南鄉甲子嶺水齧其墓今卜嘉慶丙寅十二月
之吉改葬家山虎形牌其壙與吾母兆域之右方相
屬濬源與視窆焉念太孺人內行之纖悉不勝詳也
乃謹撮其大者勒諸石而系以銘辭曰
母氏尙慈振古如茲胡遘不幸操變伯奇仁哉叔母
覆露無私濟陽門祚懋崇起之篤後人祐

榮誥寵綏用銘斯石其永繹思

介亭外集

卷之六

天

...

傅太君劉淑人墓表

中丞巖溪傅公以乾隆庚寅夏四月致仕卒於京邸
明年辛卯返葬建水三寶之原其德配劉淑人亦以
是歲卒耐於墓次子守臨安得讀中丞公之行傳與
其碑公之次子疑復列太君之狀丐予表於阡竊惟
臨安聞家莫傅氏若賢子孫林立世德固然亦內政
與有助也迺案狀而敬爲之辭淑人邑歲貢生諱洪
範之長女也母周孺人女訓甚秩淑人性孝慈喜儉
約明於大義年二十歸中丞公時家道寢昌淑人口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五

紡績不倦一布衣輒數十年事尊嫜朝夕唯謹烹飪
澣濯俱先意以待盡其歡及墮中丞公官於京師公
與齊年同好潛究心性之學旦晚過從不以家人事
綴意淑人摒擋處置豐儉秩然雖中間需次七年未
獲廩祿服食器用繁冗零雜無毫髮貽中丞公憂也
以鞠子之艱敦請中丞公購置兩妾遇之一如姊妹
怡怡與偕其住宅與通政司使福建雷公同院歲時
無婦人之聲聞於外雷公每與知遊論及未嘗不稱
歎淑人之賢以爲難已而染患疾疾屢治不痊自是

始不關家政迨中丞公以侍李太恭人之養告假歸里淑人疾益甚膝軟無力日坐一室晏如也而孝養彌篤生平不一作佛事至春秋享祀先人雖步履艱難必使人扶掖與祭於祠堂或劇不能行亦必匍伏展拜寢門外其嫻於禮節如此用中丞公官先後荷覃恩封孺人又例晉淑人淑人未有出中丞公以胞弟之子峻胞叔之次孫嶷爲之後峻居里中常侍養左右嶷四歲卽乳哺顧復受恩尤深其卒也以辛卯十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七濬源伏而思之周南葛覃懋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三

孝敬務儉勤樛木逮下而不妬忌召南采蘋以大夫之妻能奉祭祀其家人因敘其事以美之蓋閭門盛德事也今淑人內助之賢與中丞公刑家之儉相協單恩應方之三詩之所詠歌不同其迹而同其意是足以傳矣爰臚列於石以泄孝子追遠之情而塞其請且

使後之人知所矜式焉

歐陽文忠公

里人

故不關家知爲中丞公

公祭丁芷溪先生文

維乾隆四十五年歲在庚子仲秋月某日某等謹以
祭

恩旨位前曰

士節聞公

天子嗚呼汴都陰黯皖水淒其雲冥北薊星撼東維金飈

天子茹楚薤露騰悲愴我寤嘆哲人其萎於維先生南邦

英俊壘疊躬行孝恭慈敬神童之聲發於齠齔江左

爭傳如風斯迅由郡茂才食餼膠庠賢關奪錦貢樹

分香西清東觀聯步趨踰皇皇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三

制誥炳厥文章洊歷南臺載乘駟馬犀角豸冠稱其儒雅

翼翼巡城風清

輦下職所得言直章細寫平反庶獄

天子曰都剗釐銓政

天子曰俞舟車積弊水陸之途公章既上

恩旨遐敷校士直闡名流彙進典試蜀邦承

命惟慎曰賢而賢曰俊而俊不愧科名於斯益信已而被

議遷之戎曹公無介介益懋賢勞僉謂大任如券可

操胡以肘疾求遂其高既假南旋祖張斯肅或誼之

交或恩之沐洗蓋而觴臨風而祝奕奕京師公其來
復豈知塵世分限有常司講豫省遽滅康強記需長
吉真反子桑一朝凶問來自大梁於我先生聞望似
屬進作官箴退爲士鶻溥利以言遂初惟欲似續繩
繩其何不足獨我戚里睇想典刑素帷蕭瑟丹旒飄
零用陳芻奠遙叩窈冥靈旗彷彿式降於庭嗚呼尙

享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五

春田刺濟東... 靈旗彷彿式降於庭嗚呼尙
歸其何不足獨我戚里睇想典刑素帷蕭瑟丹旒飄
零用陳芻奠遙叩窈冥靈旗彷彿式降於庭嗚呼尙
吉真反子桑一朝凶問來自大梁於我先生聞望似
屬進作官箴退爲士鶻溥利以言遂初惟欲似續繩
繩其何不足獨我戚里睇想典刑素帷蕭瑟丹旒飄
零用陳芻奠遙叩窈冥靈旗彷彿式降於庭嗚呼尙

六十壽之公祭李惺齋先生文

乾隆五十有五年庚戌仲春中澣之六日懷寧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政大夫惺齋李先生以壽終於東城兵馬司正指

揮之任時年六十有九同里戚友之在京師者傷老

成之遽謝念崇架之猶存謹誦季春宜祭之辰備儀

公奠因為之文以誄之其辭曰

嗚呼古之君子生而為英業希不朽功希有成盈虛

消息歸於天行曰寧曰順何殤何彭於維先生發名

介亭外集

卷之六

三

韶龔奕奕文章摠其才儁甲子之秋藥花競潤星紀

壬申禮闈登進出宰邵武克敬乃官載歷長泰載移

南安埠梟洋匪其譎百端獮之雄之猛以糾寬尋邁

內艱蒼黃出宿遮送於途林林童禿日如我公我生

我育惠我闈人其尙來復既除直隸重趣征車成安

番對之治於閩有加庠序恢宇田廬刷沙土騰於學民奠

顯其家良

天子時巡雨滋上路星馳督修工協於度

天子蒞之公

宣恩異數寶鑑五雙

錫來帑庫復以憂去輿誦依依服之既闋旋擢指揮都城
靖職肅肅驂駢三年將代賢牧有歸何意塵寰茫如
傳舍鴟鵂爭飛鶴鸞速駕賓館空凄主人告謝歷茲
仲春翩然羽化於維先生長吏師資桐鄉之侶渤海
之遺閩南來募薊北去思名榮身逝其又奚悲所最
難忘吾儕桑梓今欸燕雲昔偕皖水用莫靈輶羹芼
簞簋其下大荒歆殺聽誅嗚呼尚饗

介亭外集

卷之六

音

發益其不大放清婦藉觀酒尚登
難忘吾儕桑梓今欸燕雲昔偕皖水用莫靈輶羹芼
簞簋其下大荒歆殺聽誅嗚呼尚饗

不替車馬以憂去輿誦依依服之既闋旋擢指揮都城
靖職肅肅驂駢三年將代賢牧有歸何意塵寰茫如
傳舍鴟鵂爭飛鶴鸞速駕賓館空凄主人告謝歷茲
仲春翩然羽化於維先生長吏師資桐鄉之侶渤海
之遺閩南來募薊北去思名榮身逝其又奚悲所最
難忘吾儕桑梓今欸燕雲昔偕皖水用莫靈輶羹芼
簞簋其下大荒歆殺聽誅嗚呼尚饗



